

荷花与鱼的遐想

□黄军峰

恍惚了、烦躁了、迷茫了、无措了,在这院子里转一转,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院子呢?院子不大,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自然的和谐。巴金、曹禺、冰心、郭沫若、老舍……一尊尊青黑色的雕塑隐匿于草木之间,或促膝而谈、或凝神注目、或若有所思、或笑容可掬,大师的优雅神态,庄严肃穆却又让人心生敬畏与崇拜。蝴蝶梅、落羽松、桑葚树、柿子树,还有那么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在这9月的初秋里,它们用又一次生命的辉煌守望着一位位文学的智者。似乎长在这里的每一样植物都是通了灵性的,在经年累月的风雨洗礼之后,它们褪去大自然赋予的野性和肆意,变得温顺、有序了许多。我相信,它们比我们任何一位在此短暂停留的学子都幸运和幸福得多。我们只不过是这里匆匆而来不舍而去的过客,而它们却能够长久聆听文学智者无声的畅谈,生命的乃至精神的。

另一处景致,当属院子里那个盛着盈盈一池碧水的池塘。池塘不大却包容成了一个世界。包容一切的池水沾满了岁月的墨绿,投入这墨绿色世界怀抱里的,是圣洁高雅的、不染的荷花,粉红的、洁白的花瓣不大却透着满满的灵气。池塘中央,蒲扇大的荷叶仰面向天,好似洞察天机的巨瞳;几束莲蓬立于水面之上,像冲天而举紧握的拳头,像守卫这一池碧水的兵将。这散落水间的荷,没有巴金《荷花》笔下的曼妙姿态,也没有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静美,但它们却充满了直达内心的气场,让人怜爱却又充满敬畏。荷花本来就是圣洁高贵之物,生于这样的院子,无形之中又平添了几分文雅和沉稳。秋风瑟瑟,吹皱了一池碧水,吹黄了斑驳荷叶,即使是残叶,也残出了艺术的腰身,残出了生命的遐思。你看,半绿半黄的荷叶衬

托下,那暖阳抚慰的荷花耀眼、干净、鲜亮,倒有了一份别样的诗意和格调。那是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倔强,那是为了下一次重新浮于水面之上的无限可能。我见过山东菏泽一望无际的荷花盛景,游览过白洋淀里盛开的群荷绽放,那样的场景除了内心深处瞬间冲击的震撼之外,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感触。反而是这少而精、小而艳的池中之荷却让我想到了太多。

池塘里,青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花色的锦鲤,或成群而游,或独居荷下,或浮于水面、或沉在池底,悠悠哉哉,惬意惬意。我曾无数次驻足于这池塘边上,看微波涟漪的一池碧水,看绽于荷叶的轻灵荷花,看游于水间的条条鲤鱼。看着看着,心不免天马行空起来。出现在脑海里的,是《西游记》中“三藏有灾沉水宅,观音救难现鱼篮”一回的情节:妖怪将唐僧困于海底欲食之,观音菩萨编竹篮制服妖怪。文中交代,那妖怪本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我想,自然万物与人类之间一定有着某种不可解密的关联和沟通,譬如现在闲游在我面前的这池中的锦鲤吧,看那些盈尺的红色鲤鱼,肥肥硕硕、粗粗壮壮,在这池中游来游去的姿态俨然这里的王者。它们不慌不忙,不急不躁,真如神话故事中那样让我生了畏惧。但这样的畏惧又是短暂的,顺势而来的是我对这条鱼的敬重。或许,几年之前它们只不过是鱼市上普通的一条鱼而已,可是到了这里却截然不同。它们吸收了空气中飘散的文学食粮,天长日久,心性和姿态也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也会像神话故事里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幻化成人形偷偷倾听那些文学智者的对话,但我知道,它们定然晓得自己到达了一个怎样的地方。不慌不忙地游来游去,不为人惊的坦然

自若,它们已经给了我最好的答案。

再看看那些食指大小的鱼吧。它们和大鱼比起来,除了活泼和调皮之外,更多了些羞涩与莽撞。每一次走到池塘边上,最先惊慌失措激起一波波澜的就是它们。我还没走近,它们就蹭地一下,或钻到水底,或藏到了荷叶之下,像一群调皮的孩子看到了大人,又像未出阁的少女见到了生人。想来,按照神话故事里的逻辑,它们的道行尚浅吧。是呀,我不也正是文字海洋里的小鱼吗?多年文字海洋的摸爬滚打,我们需要的,就是有一天也能成为池中的盈尺锦鲤,所有的莽撞与惊慌,所有的无知与迷茫,都将在时间之水的滋养中蜕变成另一个自我。因为我知道,终究有一天,这群小鱼也会长大。

2017年的秋天,我有幸成为了鲁迅文学院的一名学子,有幸走进这个院子,有幸结识了那么多的文友,更有幸认识了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还有那一个池塘里的世界。

每一个9月都是秋天的,但每一个秋天都是不同的。秋天是永远的收获,而在这个秋天里,我们却要放下过去所有的收获重新起航。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轻装而行远比背着包袱上路要轻松得多,生命如此,生活如此,文学更是如此。我轻轻地漫步在这院子里,小心翼翼,蹑手蹑脚,惟恐一不小心惊扰了正在谈话的先生们。突然间,不知因何受了惊的鱼儿在池塘里扑通一声,紧接着,蟋蟀叫了起来,鸟儿也有了鸣响,我瞬时心跳加速,紧接着轻轻地挪动脚步退了出来,是不是文学智者们的谈话又开始了?退到高楼的台阶上,我凝视着那一池碧水和盛开的荷花,久久地发着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我住鲁院『614』

□陈檀宝

朱山坡敲门进来,带着一袭清风,微卷的乌发,戴着茶色眼镜,目光沉静。我开门迎接,相视一笑,彼此会心。

我说,“欢迎来到鲁院614!”

“614”是我的宿舍,在鲁迅文学院学文学的窝。此时,面北的窗外阳光灿烂,一群灰色的鸽子飞跃一座座钢筋混凝土的楼盘,由西向东,在湛蓝的天空中,快乐地嬉戏、翱翔。

朱山坡是我在中断20年文学旅程后再出发时遇到的第一个“故人”,相逢在中国文学圣殿的鲁院。“70后”,我们这些当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意气风发的“文学少年”们,因为缪斯而互为兄弟姐妹,虽天南地北从未谋面,却彼此桥交。那些金光闪闪的名字:邱华栋、马萧萧、何洁、邱文彬、赵晓梦、毛梦溪、何鲤、王淼、徐超、熊万里、蒋晓琴、程冰雪等,是那个时代拥有着文学梦的少年偶像,是心中的神。

阳光穿透窗户,射在我们彼此青春飘逸的脸上,柔和、宁静、坚毅,虽近中年,内心童真,从未觉得自己老去。久远的文学往事如阳光柱里的浮尘,在我们面前飞舞。陆续进来的同学梁晓阳、张军东,以及闫文盛、马国福,皆为“70后”的同龄人,聊着公共的记忆和文学初心,目光炯炯。

几乎每个做过文学梦的少年们都给偶像写过信,那时鲜见电脑、手机,更无互联网,纸片信件穿越公路水路空路抵达,撕开信封,散发着墨香。“我当年给湖南隆回的何洁写过信。”与朱山坡皆为广西北流同乡的梁晓阳同学指指朱山坡说,他也写了,而且都收到了回信。

何洁是湖南隆回一中的。我们这届鲁院高研班的同学周伟也是隆回人,他的散文获得过冰心散文奖和冰心儿童文学奖,那天我拿着替女儿买的周伟的作品集请他签名,向他打听过何洁现状,周伟说没有听说过“隆回何洁”,只知道马萧萧。实际上,马萧萧和何洁当年都是山西《语文报》推出的“十大中学生诗人”,也因此,“隆回”在我们心中依然保存着点滴记忆,因为文学和爱好文学的他们。

“很多人后来估计都不写了,包括何洁。”朱山坡有些感慨。少年诗人、全国中学生文联主席何鲤保送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去了美国,归来时已是一名大律师;“童话王国的王子”(柯岩语)徐超干起了广告和古董收藏,再无童话片字……我在多次商务活动中邂逅过他们,获知了更多的当年“文学少年”们的现状。

那是黄金时代,美好而短暂,稍纵即逝。

朱山坡也是沉寂了十多年后再次提笔,“因为蛰伏的文学情结”。其实朱山坡第一次发表作品时是14岁。他在乡镇政府、县政府、市委等转了一圈,再次踏上文学征程,厚积薄发,动笔生猛,以“意图在混沌世界开辟光明天地的勇气”,创作诗歌、小说,2005年被《文学报》评为“2005年中文坛新面孔”,成为“广西文坛的黑马”。黄金时代从来都是用于缅怀的。我站起来,右手拿着朱山坡的新作品集《十三个父亲》,拍打着左手。在“614”房间——或许是鲁院最偏僻的角落,楼层最高,位置最偏,最为清静——逼仄的空间,我的唾沫横飞,久违的激情气息一时弥漫。

我们曾经都是痴迷甚至癫狂的文学少年。我用父亲卖小麦的钱跑到供销社图书专柜买下了最后一本《霍元甲》,偷取嗜书如命的二伯枕头底下的《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薛刚反唐》等,惹得他四处找茬,我躲进房间心惊胆战。朱山坡那时梦想着“买下全镇所有的书”……我们盼望着每一期的《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那里有“雨花”杯征文比赛获奖作品、有“十佳文学少年”评选和推荐,我们渴望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名字和熟悉的身影……还有《中学生文学》《小溪流》《少年世界》《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报刊杂志。那时,有不少因为写作特长而被保送大学的学生。记得1990年我参加在青岛举行的《少年世界》中学生文学夏令营,营员们大部分被保送:白雪被保送进了华东师大,章君被保送吉林大学,蒋晓琴被保送武汉大学……实际上,现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是最早被保送到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少年之一。

“那时我们梦想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甚至认为文学就是生命的全部。”“大部分人偏科严重,数理化都不及格。”“老师封着我们大量的读者来信,怕耽误功课”……我们聊起众多类似细节。

一个叫龙琨的少年,那时还不叫“朱山坡”,在群山环绕、竹树茂密、房子沿坡而建的粤桂边上的小山村,他眺望着远方,放飞文学梦想时,我正在鄂东山村一所普通的中学,做着同样的梦。

“我在宿舍看到邱华栋了。”这是高我一届的同学王桥生在大一寒假回家时,跑到学校告诉我的一句话。那时我上高三,我们站在操场上跺脚取暖,寒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脸,呼出的气体喷着白雾在眼前飘散,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述着关于邱华栋以及浪淘石文学社更多的故事。随后,我拉着他跑回教室,草就一封信,委托他转交给邱华栋。那时,邱华栋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念大四,王桥生读武汉大学行政管理系,是我们上一届的高考明星。可惜,一直没有收到邱华栋的回信,有些悻悻然。

“我们那时收到的读者来信成捆成箱呢。”房间座椅、床沿坐满了人,看着我在房中央转圈,手舞足蹈、声情并茂,朱山坡笑说,“那时邱华栋闻名遐迩,读者多如牛毛,根本忙不过来一回信。”

待我到武汉读书时,邱华栋已毕业来京。数年后,我也来京工作,那时因忙于谋生,疏远了文学。在木樨地书摊上,看到一本《城市战车》,作者邱华栋,我立即购买,熬夜一口气读完。听闻邱华栋在《中华工商时报》编副刊,我跑到报亭买了一份,副刊刊题下留有邱华栋的大名和联系电话,我跑到电话亭拨通电话,电话那头邱华栋热情、谦和,约了有机会去找他。后来,因故没有去。许多年后,去韩国出差,与黄文夫先生住同一家酒店,他是《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我们因聊起邱华栋而结缘,话题很投机。黄文夫说,“回京我帮你约邱华栋。”我讪笑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商人,没写文学一个字,不好意思见他。”直到此次开学典礼上,邱华栋主持典礼,他那爽朗而浑厚的男中音,听过多年,再次在耳边响起,不同的是,那时他的声音在电话那端,而此时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文学的种子一旦在心地种下,就是一辈子的事。虽然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或许谋生,或许混迹天涯海角,总有一天,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会陆续重返文学的旅程;总有一天,那些与生俱来的荣耀,总会全部抵达。

我再次踏上文学旅程,源于一场猝不及防的严重失眠。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政、传媒、经商、投资,这些激荡的职场角色变换,世俗的谋生欲望长期抑制着文学种子生根发芽。直到有一天,半夜早醒,持续半年,每晚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似乎让我一下子比朋友们拥有了更多时间。失眠时内心焦躁不安,渴望倾诉,这种心境不可能和公司员工分担,也不可能和商业合作伙伴耳语,竭力破茧蜕变,一次不不经然拿起笔,那些日常的熟透的商业故事,像源源流水一样从笔端流出,财经小说像绚丽的云彩,在波诡云谲的商战生活中,给我开辟了与灵魂对话的私密空间。5年后,缪斯把我送到了鲁迅文学院,让我们这些神交已久的“70后”文友们在,在神圣的殿堂相逢。

“还记得你那届‘614’房住着谁吗?”我考问着好友、小说家张爽的记忆,他和朱山坡都是鲁院高研班第十七届同学。

“是云南陈鹏啊!”张爽脱口而出。陈鹏也是“70后”,据说当年为了读鲁院高研班,他毅然辞掉了工作。

因为文学。报到当晚,我翻阅鲁院历届住“614”学员的留言簿,“614,经常性成为我们神侃文学的重要据点,成为我写作阅读、习字深思的美丽的窝”“相信你,也会与我一样找到内心的声音,找到自己在文学中存在的价值与理由。”“614是一个角落的房间,这里曾经住过痴狂的过客,我会是这众多过客的哪一类呢?”“鲁院是文学的圣殿,我们是文学的圣徒!”……至少有22位“过客”师兄在厚实的笔记本上写下他们的大名,还留下了一段段直抵内心的文字。

“我们这一代作家中,肯定有追求经典而写作的人,他们不随波逐流,不争名夺利,默默无言,却目光远大。我一直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一行小字,印在朱山坡作品集《喂饱两匹马》封面下方,掷地有声。(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香田山记

□洪忠佩

竹筒、野茶、山泉,以及席地而坐品茗的好友,不只是一分闲情就能够带过的。竹筒是新削的,权当茶碗了,野茶头天刚摘下,手工炒制,山泉提壶可汲,而烧茶的呢,却是山上捡来的干树枝。竹筒与野茶的清香合在一起,回甘的味浓了,那源自茶叶与竹子的自然清新之气,就多了一份醇厚与绵长。人生最为淡雅的事,莫过于三五好友一起听风、看云、吃茶了。何况,是置身在香田山的山谷流泉之中呢。

那天,去香田山是新溪临时起意的,说是山上还有明代道观的遗址。阳光在树叶间闪烁,山坡上就有了晃动的光影。越往上,坡越陡,完全失去了路径,我们只有扯着树枝与老藤攀援。上了坡顶,乔木更密了,地上满是腐叶,厚厚的一层,松软,带着湿痕。脚一踩,有窸窣窸窣的声响。前方,还有太多的未知。走在这样的驿道,我会无端地想起寂寞的写作。有时,能够享受孤独与沉寂也是一种痴迷。

如果不是老华头天探过路,我们压根儿不会走进香田山茅草葳蕤的山坞。带路的老华说,原来的驿道是从山嘴上走的,荒了,进不得身,爬这里算是抄条近路。老华是杨村坞人,与横坑口横坑段都隔不了几里路,对香田山一带熟悉。香田山界于向山尖与通天坞,山中的驿道早年是连接清华沱川等地的,我们只找到一段林间的路径。坡度大的一截路径被雨水冲成了壕沟状,树根裸露。野生的菌类,一朵朵地长在腐殖土与树兜上。路边,还有几处沱川人乾隆与道光年间的墓家。

过了山嘴,山径平而缓,伴随一路林荫的是此起彼伏的鸟语,以及潺潺的流水。山风一吹,林海与涧水就有了合唱。明显,路边的杨梅树、吊梨子树(刺梨树),还有杨桃藤(猕猴桃藤)上,都结了比豌豆巨大的果实。出乎意料的是,在山谷口的树木与茅草下,竟然还有一座石拱桥。仔细看,石拱桥的桥额上有“庆善桥”的字样,桥拱不大,随山岩砌起,却高,根本看不清落款。往山涧下,有流泉飞溅,岩壁上长苔藓与石菖蒲,仿佛水珠都有盈盈的绿。

石磅、石基、涵洞,只是过渡,那长满山藤、免榧、苦竹的平地,才是道观的遗址。据说,香田山道观始建于明代,最后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坍塌的。当时的屋瓦与梁柱,被横坑村民还搬去用于建房了。附近的杨村坞、横坑段等村,都是始建于明代,从常理上说,香田山道观是否会早于明代呢?

横七竖八的山藤,把道观遗址的石磅都网紧了。边上,一块断了几截的青石碑风化得面目全非,依稀只辨认出“十六两”、“二十八两”等字样。挨着藤蔓的地方,还有两块青石碑,同样风化得厉害,仔细辨认,也只看出“十亩殿”“计租四十六程”“六十二程”,以及姓单、余、江、

程、叶、方人士各捐田“×石”……“××石”等等。虽然,碑上已认不出立碑的年代了,但“秤”与“石”都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前者是一种为十五斤,后者则有一石为一亩的,也有一石按十亩计算的。若是按照“秤”“石”作为计量单位使用去推断,至少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往山谷的岔口走,发现许多高高的野茶树正在抽芽。古时,婺源许多寺庙、道观、庵堂以及路亭都置有茶、田,或受捐茶、田若干,那“输田济茗”、“设茗济众”、“捐田施长生茶”的行为,就是把茶与田的收入作为过往行人烧茶施茶的費用。而香田山谷中岔口的野茶树,曾经是否属于道观的一分子呢?

虽然,我们看不清山谷的整体面容,都认为不失为一方幽静之地。何况,香田山脚下还有建于乾隆年间的漱泉亭。亭依在,只是那亭中烧茶施茶的人早已远去。

新溪有心,不仅请村民依香田山早年的驿道拨开了路径,还用航拍器拍了照片让好友一览香田山全貌。山峦把谷地一层层包裹,那漫山遍野起伏绵延的勃发的新绿,还有虫鸟花(杜鹃花)与苦楮树花(楮树花)的红白点缀,甚是壮观。于是,几位好友就有了随后的摘野茶与山中品茗活动。“山间云烟舒卷,岩壑幽邃,流泉洒落,远峰飘渺,翠云深处隐现人家”。我不知道明代清人胡鼻创作的《群山云绕图轴》中,是否有类似我们在香田山品茗的情景,但我觉得意境是相通的,他笔下那山间弥漫的万千气象,二人凭栏的听泉,还有水阁的画境与一位老翁的“曳杖相访”,分明都有茶的意境藏在里头。真的,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我似乎闻到了茶的清香。

许是一种缘分,一只年幼的麝子在一个午后闯入了我们的视线。幼鹿无辜的样子十分可爱,只是脚部有明显的伤痕。新溪发现后,找人买来了酒精、棉签,还有牛奶。趁着空隙,我们用苦竹共同为受伤的幼鹿搭建了小窝。幼鹿的伤,是被不明的动物咬的,它虚弱而无助,很是可怜。我们在为幼鹿搭建小窝的时候,密林之中是否还有眼睛在看我们呢?

距香田山不远的山谷里,我发现了许多兰草。我在一篇文字里说:“在当地,山是有名字的,谷也有,我觉得叫兰谷更为贴切。兰草,石菖蒲,以及山谷的自然与寂静,都是我的偏好。我故意隐去地名,是不想把一个鲜为人知的兰谷传开,只想一丛一丛的兰花自由自在地长在山野,让兰花的清香更加原生而持久。”新溪倒有想法,说:“香田山的山谷里亦有许多兰花,不如此称兰谷吧。”

山上山下,能够找到一方带着清香的田园,多好!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